

厄魯特蒙古历史
译丛
第三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民族史研究室西北一组编

前　　言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是中华民族光荣的一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厄鲁特蒙古人民和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血肉相连的联系，厄鲁特蒙古人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由于厄鲁特蒙古活动舞台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厄鲁特蒙古历史涉及中亚史、蒙古史、中俄关系史、清史和民族关系史诸领域。因此，长期以来，厄鲁特史一直为中外史学家所关心的研究课题。为了更多了解国际上研究厄鲁特蒙古历史的重要成果和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重要外文资料，我们编印《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

考虑到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民族文字资料，目前还少为研究者所利用，因此，本《译丛》也予选载，以助厄鲁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深入。

这是一份内部参考资料，我们期待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心和支持以使我们不断提高《译丛》质量。

目 录

前言

一、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柯尔克孜与卫拉特的关系

(苏) K.I. 彼得洛夫著,

李 琦译

十七世纪归属清朝时的喀尔喀蒙古

(日) 宫胁淳子著

杨绍猷译

土尔扈特蒙古自俄返华概况

(日) 须佐嘉祐著

马汝衡 译

三、图理琛的《异域录》

(日) 今西春秋 著

周平安 译

四、《蒙古逸史》摘抄

目 录

前言

一、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柯尔克孜与卫拉特的关系

(苏) K.I. 彼得洛夫著,

李 琦译

十七世纪归属清朝时的喀尔喀蒙古

(日) 宫胁淳子著

杨绍猷译

土尔扈特蒙古自俄返华概况

(日) 须佐嘉祐著

马汝衡 译

三、图理琛的《异域录》

(日) 今西春秋 著

周平安 译

四、《蒙古逸史》摘抄

前　　言

厄鲁特蒙古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是中华民族光荣的一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厄鲁特蒙古人民和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血肉相连的联系，厄鲁特蒙古人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由于厄鲁特蒙古活动舞台地处东西交通的要冲，厄鲁特蒙古历史涉及中亚史、蒙古史、中俄关系史、清史和民族关系史诸领域。因此，长期以来，厄鲁特史一直为中外史学家所关心的研究课题。为了更多了解国际上研究厄鲁特蒙古历史的重要成果和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重要外文资料，我们编印《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

考虑到有关厄鲁特蒙古历史的民族文字资料，目前还少为研究者所利用，因此，本《译丛》也予选载，以助厄鲁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深入。

这是一份内部参考资料，我们期待得到国内史学界的关心和支持以使我们不断提高《译丛》质量。

一 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

柯尔克孜与卫拉特的关系

(苏) КИ 彼得洛夫 著

李 琦 译

编者按：

本文系译自《柯尔克孜人向天山的迁徙和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他们与卫拉特人的关系史》(苏查吉尔吉斯共和国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之第四章。

该书除序言外，共有五章，即是：第一章，蒙古人兴起前夕柯尔克孜部落的居住地以及柯尔泰—杭爱山和东部天山诸突厥——蒙古民族的分布；第二章，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天山柯尔克孜人祖先在阿尔泰和叶尼塞——也儿的石河流域的活动；第三章，十三世纪——十五世纪叶尼塞—也儿的石河流域和蒙古地区的突厥—蒙古部落向天山地区的迁徙；第五章，十六世纪初天山蒙古人的同化。

根据公认的科学见解，柯尔克孜人与卫拉特人，即所谓的卡尔梅克人的国家领土关系是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初，在卫拉特人侵占天山的过程中形成的。据说，柯尔克孜人在蒙古时期以前就居位于天山一带。实际上，柯尔克孜祖先与卡尔梅克祖先纵横交错的国家领土关系和民族关系可追溯到叶尼塞——也儿的石河流域的突厥蒙古部落共同生息的最遥远的时期。后来，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与卫拉特蒙古人结合在一起，另一部分与柯尔克孜人结合在一起。（参看：本著第一章）

同样，从十三世纪初开始，许多同族源的部落在沿整个阿尔太——杭爱山脉和天山东部扩展的过程中也加入了各个不同的部落，当时，被成吉思汗战败的一些残余部落（蔑儿乞人、克烈人，乃蛮人等）以及天山蒙古人已同他们联合在一起，这就使得无论在柯尔克孜部落的民族关系方面，还是从前居住于八河流域的卫拉特蒙古人的民族关系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山蒙古人的许多集团，如巴林(Барин)、吉拉斯(Жиляс)等，有的投奔于瓦刺蒙古人，有的与饮察——柯尔克孜部落联合，这种情况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按照阿利斯托夫的见解，“卡尔梅克人或瓦刺人，厄鲁特人等起源于十三——十四世纪‘森林之民’的融合体，亦即被突厥化和被蒙古化的萨莫耶德人以及各蒙古氏族和被蒙古化的突厥氏族……，这一融合体以成吉思汗时期的卫拉特人为主构成了西蒙古地区的居民和军队（这在当时是没有区别的）。”^②

阿里斯托夫认为，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卡尔梅克人是由“森林之民”的融合体和蒙古人以及被蒙古化的突厥氏族构成的。“在忽必烈以及继承人统治时期，这些蒙古人和被蒙古化的突厥氏族构成蒙古西方边境地带的军队和居民”③。

虽然，研究者们对一些问题各有己见，但总而言之还是解决了卫拉特蒙古人沿阿尔泰——杭爱山脉分布的问题。④早期，在这块土地上还没有出现卫拉特蒙古人；他们是在乃蛮后期，即十三世纪从叶尼塞河上游迁来的，在这里，他们对稠密聚集在一起的蒙古语系和突厥语系的部落建立了统治。其中一部分被卫拉特人同化；另一部分与钦察人，柯尔克孜人，阿尔泰人，捷烈古特人联合在一起，加入了突厥语系的部落。虽然，这些起源于阿尔泰——杭爱山脉广泛的汗国联盟，在卫拉特蒙古人的最高权力之下，按照其种族被称为“卫拉特人”，但是，这一专有名词在十三世纪至十五世纪应该理解为汗国之意，而不应理解成民族之意。

由于，在史料和作品中经常把卫拉特蒙古人、卫拉特人、瓦剌人、卡尔玛克人、卡尔梅克人、厄鲁特人等族名混为一谈，我们认为，在我们的著作中必须准确地使用这些族名。上述十三世纪——十五世纪聚集在阿尔泰——杭爱山脉的蒙古，突厥部落的汗国联盟是用“卫拉特人”这一专门术语表明的，中国人把这些汗国联盟称为——瓦剌，伊斯兰教徒称其为卡尔梅克人。在必须区分汗国联盟成员中叶尼塞八河口蒙古语系移民的情况下，卡尔梅克人被称之为卫拉特蒙古人。因为，阿尔泰卫拉特人汗国联盟的存在没有使他们联合成统一的

民族，而适得其反，却独立出一些势力雄厚的柯尔克孜、捷烈古特、卫拉特、蒙古等部落集团并形成为民族。十五世纪后半叶，“卫拉特人”的这种联盟便自行瓦解，不复存在了。而这些联盟于十六世纪却又重新在这块土地上复活了。尽管它们仍然处于卫拉特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是，一般说来其成员已由另外一些成分组成。按照新的形式，柯尔克孜人加入了十七——十八世纪的联盟（这一联盟与十三——十五世纪的联盟不同，比较确切的名称应是“卡尔梅克人”）。厄鲁特人、准噶尔人等是他们的一些分支。其中一部分已迁徙到伏尔加河，俄国人称其为“卡尔梅克人”。据卡尔梅克人的传说，突厥人给那些由于迁徙而在其祖国崩溃瓦解以后幸免于难的卫拉特人赐予了哈里玛克（Харымаак）（哈达巴利耐烈 Xagusayru Ho'les）的浑号（乌巴什的丘陵：关于都尔本——卫拉特的传说。据柯津所著的《蒙古民族史诗》1948年18页）虽然，在十四——十五世纪中亚穆斯林教徒的史料中出现有“卡尔梅克”的族名，但是，总的说来，它的广泛分布也像卡尔梅克人本身与中亚各民族的关系一样起源于十六世纪。

在卫拉特蒙古习惯中已表现出柯尔克孜人与卫拉特人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他们早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就加入了卫拉特联盟。例如：根据萨甘彻辰记述的轶事传闻，柯尔克孜人是卫拉特四部——“都尔本——卫拉特”的主要支系。他阐明了卫拉特四部的成员，指出“土瓦萨哈拉（传说四部的创始人——作者）、多嫩（Донен）、多什根（Дошген）、额姆涅克（Эмнек）

和额尔格(Еркэ)的后裔是卫拉特人即：厄鲁特人、巴图特人和柯尔克孜人(克尔古特)⑤的四位祖先。这种说法在其它著作中也是通常见到的。⑥

某些蒙古学学者确认，柯尔克孜人在早期就已加入了卫拉特的汗国联盟。著名的蒙古学学者班札洛夫(Банзаров)⑦已证实了这一点。Г.Н.波塔宁(Н.Потанин)、Г.И.格鲁姆格尔日玛洛(Г.И.Грумгельдийма)等同意他的见解。⑧
Б.А.付拉基米尔佐夫院士也指出了这一点。⑨

评论和翻译萨甘彻辰的专家施密特在论证萨甘彻辰关于柯尔克孜人加入卫拉特人情况的专门注释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注意到柯尔克孜人作为一个民族，“与布里亚特人和捷烈古特人共同组成了一个国家(Націон)即卫拉特人的汗国联盟。”⑩

非常遗憾，蒙古学学者和卡尔梅克学学者没有专门研究这一问题，而柯尔克孜学者都倾向于阐明在十八世纪卡尔梅克人对一部分天山柯尔克孜人的短暂的统治，而忽略了这部分天山柯尔克孜人。基于史料，人所共知，在十四世纪末，阿尔泰山脉就存在着一些卫拉特蒙古公国和一个势力强大的柯尔克孜汗国。这些卫拉特蒙古公国是以马哈木、太平、把桑罗为首；柯尔克孜汗国则由乌格齐——哈什哈领导。

上述诸公国时而相互为政，时而与蒙古汗们对峙，这些蒙古汗在1368年被驱逐出中国以后千方百计地巩固自己对卫拉特人的统治权，然而他们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这一点。

在与卫拉特台吉们的冲突失败之后，任何一位蒙古汗，只有向胜利者作出一定的让步，才能保全自己的王位，但是往往只成为胜利者的傀儡。

因为《金帐汗国》后裔中有许多人觊觎王位、垂涎欲滴，而卫拉特首领内部互相为敌、争雄不止，所以，从十四世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动乱不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蒙古汗每隔3——4年更换一次。“他们的统治已是强弩之末。……嗣后，蒙古人中出现了一个极端混乱不堪的时期，要弄清这个动乱的时代，则是一件不易之事。”⁽¹¹⁾因为，柯尔克孜首领们亦如卫拉特蒙古人一样相继卷入了这些纷争、内讧和联盟。所以他们曾经盛极一时，在某种情况下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了蒙古。这一点在许多柯尔克孜部落被帖木儿从伊——也儿的石河流域赶到阿尔太时已开始表现出来，这些部落在阿尔太又重新开始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旧邻密切往来。

1368年被驱逐出中国的元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有两个儿子必力克图汗（爱猷识理达腊）、乌萨哈尔——汗（脱古思帖睦尔）及其乌萨哈尔汗的两个儿子恩格克卓里克图（Энгэжорилүүтү）和额勒伯克尼古尔苏格奇（Алжак Нүүрүүчүү）是其最亲的四个继承人。据萨甘彻辰的说法，额勒伯克汗生于1361年于1393年三十三岁继位，1399年被弑。⁽¹²⁾他死的情况在蒙古编年史《阿勒坦脱卜赤》（黄金史——译者），《沙拉图吉》（黄册——译者）与萨甘彻辰都是这样记载的。⁽¹³⁾

有一日，额勒伯克汗于雪内射一兔，见血点落于雪上，便问：

有无面色洁白似此雪。颤颤红豔似此血之妇人。卫拉特札哈明安（扎哈千户——译者注）中之嫡亲浩海达裕进谗言，诱汗注意其弟哈尔古楚克都古楞鸿台吉之妻鄂勒哲依图鸿郭斡（据《阿勒坦脱卜赤》156页记载，据说哈尔古楚克都古楞鸿台吉是浩海达裕之子，毋庸置疑，这是错误的。诸如此类的错误在《阿勒坦脱卜赤》中是屡见不鲜的，有时甚至弄的离奇古怪。）汗请浩海达裕帮忙把弟媳霸占为妻，许诺封浩海达裕为丞相，管辖四卫拉特。额勒伯克汗在浩海的唆使下，把鄂勒哲依图鸿郭斡霸占为妻。杀死了胞弟哈尔古楚克，此时，鄂勒哲依图鸿郭斡已怀孕三月。

无可置疑，两兄弟冲突的真正原因是在他们背后有两个强大的封建集团，而不是女人。但是，大概是哈尔古楚克想从额勒伯克汗那里夺取汗位；卫拉特人浩海想从柯尔克孜人乌格奇哈什哈那里夺取统治卫拉特人的权利。正如后来所见，当时乌格齐哈什哈嘎已经统治了一部分卫拉特人，包括对绰罗斯王公宫廷的统治，浩海也是绰罗斯王公之一。

因为，浩海想借额勒伯克之助取得对卫拉特人的统治权。所以，乌格齐哈什哈支持哈尔古楚克对权利的追求，并与额勒伯克汗对立，这同时都是乌格齐反对浩海的斗争。

虽然，在谋杀哈尔古楚克斗争的初期，胜利似乎倒向浩海——额勒伯克汗一方。但是，支配对方基本力量的不是哈尔古楚克，而是乌格齐哈什哈。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首领，对卫拉特人和蒙古人的许多事务是有影响的。结果，在哈尔古楚克死后四个月中，无论是垂青

· 卫拉特人统治权而力不从心的浩海达裕，还是额勒伯克汗本人都被除掉了。乌格齐哈什哈便娶鄂勒哲依图鸿郭勒为妻，此时他已怀孕七个月。

(15)

这些事件在《阿勒坦脱卜赤》、《沙拉图吉》中已得到阐述，可是，萨甘彻辰却完全弄的混乱不堪。

据萨甘彻辰的叙述，有些地方与上述两条史料的原文是相符的，在哈尔古楚克被打死的几星期后，当胡海为了得到丞相的爵位并统治卫拉特人而来到宫廷时被弑。 (16)

乌格齐哈什哈利用鄂勒哲依图鸿郭勒为武器，破坏了她的贞洁。乌格齐哈什哈是浩海的劲敌，应该视他为杀死胡海的组织者。因为，这样一来，足以可见事情是与汗的家庭有关，于是，归结起来似乎这一切都是按照汗本人的旨意进行的。正因为如此，额勒伯克汗很快就把卫拉特的统治权交给了浩海的儿子巴图拉，并收他为婿，这使得乌格齐哈什哈的敌手们团结的更加紧密。

正如萨甘彻辰所述：当乌格齐哈什哈得悉关于额勒伯克把统治卫拉特人的权利、地位和女儿都交给了巴图拉时，他不胜愤怒。乌格齐十分恼怒的是额勒伯克汗把巴图拉提升为卫拉特首领之事。他发泄不满情绪说 (17)：“当我还世时，他（按：额勒伯克 —— 译者）就把“四卫拉特人”交给了我的一个部下 (minu xacacu) —— 巴图拉管辖。

乌格齐哈什哈使对方措手不及，亲自出马袭杀了额勒伯克汗，乃

娶鄂勒哲依图鸿拜济为妻，“从而使大部分蒙古人都臣服于他”。

(18) 此事发生在哈尔古楚克被弑的四个月后，即1399年几月之后，鄂勒哲依图鸿郭斡生一子，(哈尔古楚克之子)乌格齐哈什哈将其收为义子，继丞相之位。过后不久他打算宣布自己为蒙古汗。(19)

经过长期的斗争，1415年乌格齐死前，弑巴图拉，其子额色库鄂巴图拉丞相之妻萨穆尔，称额色库汗至1425年。

查明乌格齐和额色库汗的出身(族源来历)意义颇大。

萨甘彻辰在一段记载中首先提到乌格齐哈什哈，他以习惯的说法确定了他的民族归属：“这时，柯尔克孜支系的一个卫拉特人乌格齐哈什哈得知……”(20)，这种说法可以视为一种定义：“……布里亚特支系的卫拉特人，(21)巴哈图特支系的卫拉特人”等等。

可见，乌格齐哈什哈属于“卫拉特四部”的四个支系之一。据作者记载柯尔克孜人也是卫拉特部的一个组成部分。(22)

B.Y.符拉基米尔佐夫恰恰也认为乌格齐哈什哈属于这一支系。他指出，在卫拉特的成份中也有柯尔克孜人(23)评论和翻译萨甘彻辰的专家施密特根据自己关于柯尔克孜人加入卫拉特联盟

(24) 的注释直接译出：“乌格齐哈什哈是柯尔克孜人
(Ugetschi chascha? von den Kergüd)

(25)

萨甘彻辰认为自己关于乌格齐籍属柯尔克孜人的论证是充足的。接着，他阐明乌格齐哈什哈乃是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偶像予以说明的。他并没有补充任何我们感兴趣的问题。《阿勒坦脱卜赤》记载的轶事传闻，其实，还有其它一些事件都是十分混乱的。²⁶

在《沙拉图吉》中这种混乱是没有的。但是，乌格齐通常被认为是以卫拉特人，没有指出他属于卫拉特人的哪一个支系。同时，在独立的卫拉特蒙古人和蒙古人的世系谱中没有乌格齐和额色库的名字，说明乌格齐和额色库不属于蒙古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²⁷

柯尔克孜汗乌格齐和额色库的领地位于蒙古阿尔太和伊犁——额尔齐斯河流域。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十四世纪这里就已存在着几个被贴木儿赶到阿尔太的柯尔克孜部落联盟。其中，额色库在汗国时期率领自己的臣民重新占领了伊犁——额尔齐斯河流域，从这里驱逐了天山蒙古人~~至~~汗的兀鲁思。

在把蒙古发生的事件与希拉卜阿丁·伊耶兹季的《Зүрхэлт Хамгийн》和阿布德阿尔一拉扎克萨玛尔甘基的《Матлаа ас-саагайн ба Магнера ас-Бахтайн》的论证加以对照，便可得知关于乌格齐哈什哈所居之领地以及柯尔克孜人臣属于他的情报。

在《Зүрхэлт Хамгийн》一书中希拉卜阿丁叙说，有一台吉一翁格兰(Oiuah)前来帖木儿王宫。他“不愿臣属于汗，从

卡尔玛克人那里逃到大帐。”⁽²⁸⁾ 虽然，作者在“关于各方使臣的到来”一章中专门记叙了帖木儿接见该台吉的故事，并接着叙述了帖木儿库特鲁克接见言什特、伊吉克和黑的儿和卓的使臣，但是，不应理解为同时接见了这位台吉。

沙米和伊耶兹季所记载的接见起因是相去无几的。沙米注明宴请接见使臣的时间是1398年3月17日。⁽²⁹⁾ 沙米没有指明逃亡的蒙古王子出席了这次接见。的确，他可能是在1399年杀死额勒伯克汗之后，来到帖木儿宫廷的。

因为他其实正是在此时来的，即在上述会见之后不久，这时，正值其它国家被接见的使臣前来宫廷之前，所以伊耶兹季在自己的叙述中记载了该王子受到宽大仁慈的接待，帖木儿把他留下作为自己的随从大臣。

佩蒂德拉克鲁阿、霍渥斯以及其他作者把这位蒙古王子与被杀死的额勒伯克汗之子，以乌格齐哈什哈处逃跑的乌林鞑占木儿混为一谈

⁽³⁰⁾

他后来争取汗位的斗争，以及伊耶兹季的前述，证实王子不愿顺从于汗，而从卡尔梅克处逃走。不了解情况就很难弄清他是从何处逃走的：是从蒙古汗那里，还是从卫拉特人那里？如果注意到卡尔梅克人（卫拉特人）的统治者，柯尔克孜人乌格齐欲立自己为汗，意思是可以理解的。

乌林鞑（乌格齐逃到占木儿那里之后，¹力求得把柯尔克孜和鲁

斯赶到阿尔太并计划取得中国的世界帝国君主的支持。应该把帖木儿之孙艾米尔扎德伊斯坎杰尔当时向伊犁——额尔齐斯河流域至蒙古阿尔太一带的征讨与乌林鞑之企求联系起来。

这次讨伐主要是与伊斯坎杰尔想乘机利用黑的儿和卓死后，于1399年在蒙古尔斯坦猝发内乱纷争的有利形势有关。1399年由于额勒伯克汗被弑，蒙古开始内乱，一位逃亡的蒙古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乌林鞑帖木儿的到来恰巧都发生在此时。就是说，可以得出结论，伊斯坎杰尔向蒙古阿尔太方向挺进至蒙古尔斯坦的极远边境。

伊斯坎杰尔的军队开往天山南部，征服了叶尔羌、拜城和阿克苏地区以后，这支军队转向东北挺进，侵入塔里木，库车、逼近别失八里，在这里抓了“许多俘虏”。③① 从后来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在这些俘虏中有“柯尔克孜人和别失八里”的美女，嗣后，把他们作为礼品送往帖木儿王宫。③② 妥膺置疑，这些柯尔克孜人只是在伊——额尔齐斯河流域才有可能被俘：第一，从“柯尔克孜人和别失八里美女”这一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一名称说明他们是毗邻；第二，伊斯坎杰尔没有开往其它地区，因为他的军队已回到和田过冬。

上说诸事，足以可见，柯尔克孜乌格齐哈什哈是乌林鞑帖木儿在争夺王位斗争中的主要敌人。因此，伊斯坎杰尔军队的进犯与乌林鞑帖木儿的阴谋有关，目的正是反对乌格齐。乌格齐拥有柯尔克孜人的力量，从伊斯坎杰尔的俘虏中有柯尔克孜人的存在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几年之后（1407年——1408年间），乌林鞑帖木儿与